

無有於避就憂喜不形故無有於哀樂隨所不為故無所為隨所為故無所不為斯可名於真矣慤矣真言精而不偽也慤言實而不妄也

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居亦不知所不居亦不知所所以動亦不知所所以不動亦不知所所以眾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眾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

解曰居若死心如死灰也言其無心而自止也動若械發若機括也言其因物而後動也隨時動隨時止是居與不居動與不動因其自然皆所不知若是則物我兼忘而視聽俱泯矣奚有於觀骨肉都融而情貌無寄矣奚有於易超然疑獨無與為偶獨出獨入獨往獨來夫孰得而礙之若夫眾人之動止異是矣內外之分不定榮辱之境不辯以有名為尊榮以無名為卑辱情貌之易不易乃在於人之觀不觀是以畏威畏刑畏鬼畏人愁結其五臟桎梏其

形體終身役役與化俱徂可不悲哉曷亦不思吾之為我奚假於人審夫吾之我則眾人之觀不觀不足知吾之情貌不必易矣然則至人之不離於真眾人之不能見獨豈有他哉在我而已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三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四

作四

力命下

宋杭州學內舍生臣江道進

墨原單至嗶咷慙慙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辨斫便辟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膠忤情露讓極凌詐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曉悟自以為才之得也眠誕誑諛勇敢怯疑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謫發自以行无度也多偶自專乘權隻立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顧時自以時之適也此眾態也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

解曰墨原單至則夷侯恐懼之異情也嗶咷慙慙則迂緩輕發之異態也巧佞愚直則僥利鄙樸之不同辨斫便辟則疆闊柔佞之不一膠忤情露則多數淺中之殊情讓極凌詐則訥澀辯給之異狀眠誕誑諛則或暗於疏通或樂於煩重勇敢怯疑則

或喜於奮厲或安於畏懦多偶則雷同者
也自專則任已者也乘權則傲威以尚人
也隻立則自奮而無輔者也爰自大樸既
散斯民馳騫於是非利害之塗情態百出
不可勝窮列子姑即其情之所鍾術之所
傳才之所施行之所著時之所遭者概言
其別有二十焉情者自以智之深術者自
以巧之微才者自以其有得行者自以其
無戾時者自以其適宜紛紛若若人各是
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胥如其志而窮其年
眾態之不一如此究其所以則是非成敗
均於有生美惡好醜同之於盡是其所以
感之於道而同歸於命也雖感之於道而
不能知道雖同歸於命而不能信命任私
智執偏見唯小己之是徇忘天下之大公
若是則其比形於天地也與夫夔蛇風目
之相憐無以異矣何貴於有生之最靈哉
唯體道而至於命者則心凝而形釋心凝
則內無有於智態形釋則外無有於貌色
是乃眾態之所資而眾態無得而名者常

道通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俯視眾態
不亦悲乎
僥倖成者僥成也初非成也僥倖敗者僥敗
者也初非敗也故迷生於僥僥之際昧然於
僥而不昧然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隨時動
隨時止智不能知也

解曰天下之理至微而明其未兆為微而
其理為至明賢人觀於未萌眾人暗於成
事於事之成且或闇之而況於成敗之幾
乎宜其昧然而莫之知也雖然所謂僥成
僥敗者初無有僥也理之成敗默定於未
形之先矣雖曰因僥生迷其實因迷有僥
爾唯不能觀成敗之未形而惑於僥之際
雖成也不敢必其成惴惴然唯恐其或失
也雖敗也不自以為敗望望然猶幸於有
得也若是則安得不駭外禍而喜內福哉
苟能於僥之際而不昧然則其成自成其
敗自敗視禍福之至猶晝夜之往來寒暑
之迭運見出可以知入觀往足以知來又
奚以憂喜於其間哉若然者進乎智而與

乎道矣雖死生之大且無變乎已而況利
害之端乎

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者
不若揜目塞耳背坂而墮亦不墜仆也故曰
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夫折者不知命
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
不戚知命安時者也
解曰商立開之蹈水火自以謂物無迂者
心一而已則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可見
矣不知信命則執著於我我立而彼是具
矣彼是具而好惡立好惡交起則憂喜迭
用雖未嘗背坂而墮而常有墜仆之憂揜
目塞耳者非其能忘聞見也然聞見暫窒
雖真背坂而墮亦不墜仆此知命安時者
所以當死不懼在窮不戚也
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
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
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
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
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

也自喪也

解曰量利害之成敗料虛實之有無度人情之好惡此多智之人也不智者反此然而智不盡中愚不盡亡是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皆無以異矣然而不可謂智不盡中而廢其智也亦不可謂愚不盡亡而守其愚也唯無所量無所不量用智而不役於智任智而不恃其智則得喪兩亡常能全而亡喪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矣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魯若羊若何滿去此國而死矣使古无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駕馬獲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况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莖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

行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

解曰罰爵所以養氣之不足也景公臨其國城羨美外慕將常守之而無術至於悲泣而不已及聞晏子之言始悟其所養之不充也故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二觴有副焉所以甚其不足也

魏人有東門具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无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具曰吾常无子无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無无子同臣嘗憂焉

解曰有人之形未有无人之情者唯太古之人則能忘情世下則不及情苟不至乎忘情而泊然無為則不及情者爾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故雖以孔子之涉世其於顏子之死也則哭之慟以謂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其不能忘情如此然則東門具

之子死不憂其真能忘情者歟
農赴時商趨利工追術仕逐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解曰此力命之篇也列子既極言有生皆制於命矣又惡其以力為無功而溺於莫之為也言此者將使力命兩行而不失其然之冥運爾

力命解

孟子謂仁義禮智為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以臭味聲色為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性則人力之可勉命則天理之不易雖性所有不可不習則人力不可廢雖天命必因於人則天命不可任命之所制或存於性性之所有或制於命性命常並行人常相因人之壽夭窮達貴賤貧富無不出於此故列子有力命之篇焉嘗求列子之言如主於命謂力為无功於物矣然亦不欲廢人力之所為而委化於命也要在於不累夫壽夭貴賤窮達貧富而制命在我爾且以力對命

則自然使然若相待而不可相无繫之以道無非命者故人之所欲為者命也人之所不為者亦命也為之而成者命也為之而不成者亦命也直而推之曲而任之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无非自爾夫既謂之自尔无制之者雖有壽夭孰為增損雖有窮達安足喜悲故知命者於此則順而受之而已爾是以孔子之聖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一制於命則非逐於魯伐木於宋竄於南圍於陳蔡卒之一君无所鈞用其天縱之將聖載之空言而不得見之行事斯可以為命矣為夫子者備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止變亂於心慮其樂天知命如此故能窮亦樂通亦樂而所樂非窮通也然而自非聖人未有由於命之所制而能知者非特不知而已抑又區區計人力之未為據臂而仍之是可悲矣故鮑叔厚夷吾於其始而夷吾薄之於其終隰朋薄夷吾於其始而夷吾厚之於其終鄧析屈子產之治子產用鄧析之刑子產用其刑於始鄧析遇其誅於終厚者其自厚也薄者其自

薄也用者不得不用也誅者不得不誅也皆命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而數子者方且自謂智能之所為而不識夫固然之理此桓文之治所以羞稱於孔子子產之惠所以貶於孔子也有若季梁之重祝神醫則雖死生之大不能變矣有若齊景公之臨其國城而流涕則於利害之端且猶惑之皆命也知不知其別若此此子列子所以不免於辯也雖然此官子嘗以薄於命而愧夫西門子造事而達矣及其既悟則榮辱俱忘終身適然是則雖薄於命也命果足以制之耶列子之意明其已悟者要以覺其未悟者而使之求有悟爾且列子一篇之旨雖盡祛力命之惑矣終則以力不可不為命不可不聽為命之至故以仕農工商勢命之說終焉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四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五

作五

宋杭州學內舍生臣江道士進

楊朱上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憊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傲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偽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辯如此其省也

解曰道常無名名之生在於物成數定之後智者惡事物之紛錯也不得已如事物